

會長的話

1977年傑社 戚嘉慧

2013年的下半年快到了，首先敬祝各位學長身體健康。在此我要先多謝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每一位理事。因為父母身體欠佳，自去年二月至今，我已回港六次，若不是各位理事的團結與熱心，我們每次的活動不會如此成功。尤其是年初的春茗，都全靠勞錦儀和蘇學勤兩位副會長的領導和策劃。這也就是我們培正的紅藍精神典範。當然也要多謝各位學長對同學會的鼓勵與支持。

下半年我們的節目很緊湊，先是6日29日的夏季郊遊，繼後7月13日是我們的乒乓球日。請不要忘記今年我們的同學日，將會是9月28日在南灣的皇朝酒家舉行。雖然慶典是改在中午，但菜式絕對是宴會佳餚，跟往年一樣嚴謹選擇珍味。我們這樣突破的嘗試，是希望可以配合學長們的旅遊計劃。如反應良好，以後便再接再勵。所以務請各位學長踴躍參與，給我們寶貴意見，好作參考，以便改良。

今年十月以後，同學會就沒有活動，但我希望各位學長在我們休息期間，仍會不斷的提供我們意見，好讓我們繼續改良同學會會務。各位可以用電郵(gugu823@prodigy.net)告知我，意見搜集後我會帶到理事會議中討論。請各位多多指教。

歡迎校友投稿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通訊每年出版三期，每期郵寄世界各地超越700份。通訊主要目的是報導灣區同學會會務發展消息、發佈文章讓讀者共同分享和加強同學之間的溝通。通訊絕無委任何人負責主筆，所有文稿都是由同學提供的。

通訊主要內容可被分成以下類別：

- 同學會各項活動報告及通告
- 級社消息
- 校友雜文集(遊記、來鴻、傳記、小品文...)
- 懷舊與追思
- 娛樂欄(謎語、漫畫...)

希望校友們踴躍投稿，讓通訊內容更為豐富。文稿不管是手寫版或電腦植字版、照片(jpg)都一律歡迎。

所有提交稿件請直接郵寄往：

地址: Henry Sun, 50 Mounds Rd, #301, San Mateo, CA 94402
 電郵: henrybsun@comcast.net

歡樂香滿樓——記2013年春茗午宴

1953誠社 李君聰

2013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於三月十六日(星期六)在灣區Millbrae的香滿樓酒家舉行了蛇年春茗午宴，有百多校友和嘉賓參加了這個盛會，歡樂滿華堂。

是日從上午十一時起，同學們已陸續報到，於是各老幼及男女之馬騮頭開始雲集。參加班社同學中以1964年協社最為眾多，有十八人，其次為1945年毅社的十人，1959年光社九人。今年離校鑽禧之慶的1953年誠社同學近年少有露面，這次盛會有七人到來，1957年輝社同學也有七人參加。

十一時四十分，擔任司儀的理事1973年勤社田鈞祥同學宣布宴會開始，先由上任會長1957年輝社孫必興同學領唱校歌，在“永為真理之干城”過後，乃由今屆會長戚嘉慧同學(1977年傑社)致歡迎詞，又由副會長蘇學勤同學(1977年傑社)介紹嘉賓，嘉賓之一是歷年來同學會活動中最高捧場的香港培正中學張春煦老師，今年高齡九十二歲。嘉賓之二是曾執教廣州培正的楊菁蓀博士(美國楊氏教育基金主席)，楊博士聞名灣區，今次到來，同學會至感榮幸。

古戰國時代有樗里子，滑稽多智，亦今日1957年輝社之鄭國輝同學也。這次宴會中，鄭同學可忙個不了。他既設計了廿七則有獎燈謎，又忘食忘休地持米高風主持今年蛇年之有關蛇的成語(龍蛇混集、虛與委蛇等)猜答比賽，猜中者獎與朱古力糖一粒，於是會中之各眾多潛龍亦忙個不了。在宴會結束前，鄭同學又為大家講述及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之為各禧年班社舉行禧年慶典之史事。真要謝謝“鄭樗里”的辛勞。

是日座中最高年長的學長當推1940年毓社區東學長，今日八十九歲半。最年輕的是1982年駿社的許朝鼎同學。區東老學長今天到來，花費了一百五十美元僱用專車及司機接送，難得之至，亦佳話也。

是日盛會，要謝謝1945年毅社陳雲柱夫人送出禮物與獎品。期待我們在六月廿九日的夏季郊遊中再聚首。

蛇的典故

(答案在第17頁)

- | | |
|----------------|------------------|
| 1 大懶蟲 | 16 以空幻為真實 |
| 2 書法勁秀 | 17 豹子頭林沖的武器 |
| 3 處在擁塞的場地 | 18 貪得無厭 |
| 4 作事不密, 使人先有防備 | 19 少女性感身型 |
| 5 做事開頭起勁, 後漸鬆馳 | 20 水漫金山的故事 |
| 6 演詞沉悶, 永沒收科 | 21 兵士排成列線 |
| 7 黃鶴樓基地 | 22 多餘的事物, 反為不美 |
| 8 中國農村四害 | 23 屢教不改的頑童 |
| 9 在敵我雙方搬弄是非的人物 | 24 最毒之物 |
| 10 壞人集合處 | 25 外貌醜惡, 一望便知是奸人 |
| 11 找着把柄, 順便行事 | 26 沒有領袖不能成事 |
| 12 黑社會領袖 | 27 漢高祖劉邦帶兵開始 |
| 13 誘壞人離開巢穴而捕殺之 | 28 土匪 |
| 14 四肢在地面爬 | 29 惡人得勢 |
| 15 伏羲, 女媧外型 | 30 水滸傳地煞星之一楊春綽號 |

我對古城San Miguel從0到0.1的認識

1960正社 林鼎

四小時飛機，五小時Shake 'n Bake小巴（正確名稱為 shared-ride van，我幫它改名之原因是墨國高速公路甚多speed bumps），加上機場安檢和墨西哥與加州兩小時的時差，到達San Miguel De Allende已是當地翌日零晨。

來之前，我對San Miguel De Allende的認識幾乎是零。如果不是零，就是因為我知道它的英文名字與香港生力啤酒相同。至於它在墨西哥的地理位置、歷史上扮演過什麼角色、它的文化特色與風土人情等我是懵然不知的。直至在此小城住了一星期，它的蓋頭慢慢被掀起，才略知此“娘子”來頭不小。

San Miguel De Allende簡稱San Miguel。原名是San Miguel El Grande。建于1542年，至今已400多年。建城之目的是為了保護當時銀礦從Zacatecas市和Guanajuato市運至Mexico City的安全需要而設立的中途駐軍及補給站。

1769年Ignacio Jose de Allende生於此城，1802年為駐守此城的皇家騎兵團之隊長。後來轉向支持獨立戰爭，與來自同一城市的騎兵團之Juan Aldama一起參加1810年9月16日在Dolores市（now Dolores Hidalgo）的武裝起義，9月16日後來被稱做墨西哥獨立紀念日。1811年初起義部隊遭到敵人伏擊而被捕。同年七月Ignacio Allende、Juan Aldama、Mariano Jiménez and Manuel Santa Mari 四人在 Chihuahua 犧牲，之後被斬首。與被稱為墨西哥國父的Miguel Hidalgo Costilla之頭顱掛在 Guanajuato(瓜納華托)市示眾近十年。

1821西班牙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被迫承認墨西哥獨立。獨立戰爭勝利後五年，即1826年，為紀念獨立戰爭英雄 Ignacio Jose de Allende， San Miguel El Grande 改名為 San Miguel De Allende。

十八世紀中期，世界用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是來自墨西哥。作為銀礦運輸的Royal Inland Route 上之重鎮，San Miguel 可謂盛極一時。據維基百科資料記載，當時 San Miguel 城之人口是30,000人，比同時之紐約(25,000人)，波士頓(16,000人)還多。往日之繁華就算從現在來看，還是處處可見。一個巴掌大的城市，35披索便能乘搭計程車從城市任何一點到另一點。按目前匯率價US\$1:12.4Peso來算，35披索還不到3美元，它能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族名稱命名的。由此可見這裏聚居的都是當時望族名門和富有的莊園主。這些豪門，家家戶戶幾乎都是圍繞著寬敞的露天庭院而建，一般兩層，有寬闊的走廊和雕有巴洛克裝飾的拱形圓柱，庭院中心是一座種有樹木或花草之噴水池。現在雖人去樓空，但高牆內的池亭和精心雕琢的柱廊依舊氣度非凡。縱使鉛華落盡，已顯半老風姿，當年堂皇富麗之氣派與排場還是隱約可見。



1900年由於銀礦產量下降，盛極一時的 San Miguel 城開始由盛轉衰，一度幾乎成了ghost town。從16th 世紀中期發現銀礦開始至今，歷盡了400年的滄桑，作為駐軍與中途補給站的歷史角色已沒有舞台。殖民地時代的輝煌已成追憶。

可惜有關它處於 ghost town 時之資料記載很少，只知道當時留在古城之居民只7000人左右，比全盛時期少了四分之三。房屋因年久失修，破爛不堪。至於當時居民之生活情況究竟淒涼落寞到何等程度？就只好猜想或等待資料出來再說了。可喜的是，不久之後墨西哥政府於1926年便決定，把 San Miguel定為國家歷史遺跡，使古城原貌像冷藏般保存下來。二戰後因美國G.I.和一些藝術家、作家的湧入，San Miguel 便如鳳凰浴火得以重生，改寫了 San Miguel之命運也改寫了迪亞斯總統“Poor Mexico, …”這句名言。

據說，在墨、法戰爭中是英雄，當上總統大位後成了獨裁者的Porfirio Diaz迪亞斯總統曾說過一句極為精彩的話：“Poor Mexico, so far from God and so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如果這句話是他講的，相信一定是他還是英雄

時候，想到1846-48年墨、美戰爭所造成的喪權辱國之戰果而有感而發。在這場戰爭中，墨西哥戰敗，當時國土之一半(包括現時屬於美國的California、Arizona、Nevada、Utah、Colorado、New Mexico、Texas、和一小部份之Wyoming)永久割讓給美國。

在 San Miguel 一家小食店內，遇到一位曾在香港渣甸洋行工作十五年的美籍古城永久居民。他鄉遇故知，當然就無所不談了。談起 San Miguel 在1926年後如何擺脫困境時，他說：對San Miguel來講，迪亞斯這句話應改成“Lucky Mexico, so far from God and so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其實這種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如果不是美國作家 Stirling Dickinson 之處女作【Mexican Odyssey】一炮而紅，可能他就不會長居在San Miguel寫【Death is Incidental】。這樣他就不會受聘而留在此地教外語。答應擔任 Escuela Universitaria de Bellas Artes in San Miguel 校長之職位和後來創建Instituto Allende。沒有他在美國一些城市鼓吹到San Miguel學習之宣傳，二戰後美國退伍軍人就不會選擇這個生活指數極低的城市來使用他們從G.I.Bill得來的津貼。沒有他的名氣和積極推動，很可能請不動墨西哥壁畫三大師之一的David Alfaro Siqueiros來當導師。Siqueiros不是等閒之輩，就以去年LA市用一千萬美元來保護他在LA華埠附近之壁畫【Tropical America】便可想而知。Stirling Dickinson不但把發揚藝術作為己任，而且也是一位有遠見的教育家。他把本地之傳統手工藝如針織與陶器列入學院之課程，津貼或以低學費來鼓勵本地學生入學接受訓練。他的積極推動，吸引了不少藝術家作家來此定居，把古城從鬼域脫胎換骨變成墨西哥藝術之都。之後有些退伍軍人也選擇這裏作為退休之地。由於氣候溫和、治安好、生活節奏慢、日常消費低、文化氣氛濃厚、不少地方仍保留著鄉村的寧靜氣息。一個這樣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最佳養老環境，再加上往返交通方便，無須簽證，換個地方消費，積蓄立即增值。尋找養老地方之美加人仕，誰不希望來此求支好簽？據維基說：近年估計外藉人口約佔本市人口之12%。此地人口近130,000多人。來此退休和置業之人士的花費，給本市提供了36%就業機會和城市的大部份收入。自2008年起，由於美加經濟不景之影響，地產業有些低迷，但還是不少刊物把此城列為Top10退休地之一。所以說：“Lucky Mexico, so far from God and so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也有它的理由。

要不要在此置業退休？不好說。兩頭家的候鳥生活方式，夏去冬回，有它的浪漫，不過也不是人人渴望的。但在此城住一、兩個星期，絕對是佳選。古城有足夠的東西滿足遊客的要求。想“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者，這裏有歷史和古跡，足矣消磨遊人幾天的時間。除了Churches and Chapels有人特別出專書介紹外，民居的門窗也不例外。可見經歷過歷史洗禮後的古城，一景一物都能引人入勝的。

對人文風景，特別是藝術、建築有興趣的，這裏有巴洛克和西班牙殖民地式之建築、有世界大師級的壁畫，兩間藝術學院的展品和歷史博物館。離古城不遠，遊 San Miguel 必經之Guanajuato(瓜納華托)市可參觀Diego Rivera和 Frida Kahlo 家裏的收藏。我在參觀瓜納華托市時，看到一張由聖彼得堡

歌劇院掃地妹一躍而成世界著名女高音之 Anna Netrebk 來此演出之廣告。鳳凰是非梧桐不棲的。如果此地不夠水平，沒有票房，大師級人馬誰會來？從Anna Netrebko使我想起，一度被譽為與Anna Netrebko為The greatest couple in opera的Rolando Villazon。也是來自墨西哥的世界著名歌唱家。

眼前的墨西哥與平時從報紙或電視新聞見到的都是非法入境移民、暴力、毒品之墨西哥，兩者之差別何等之大。未來之前，我是深信媒體之報導。出發前也有過一點擔心。來了後，才認識到墨西哥也有它的香格里拉。我不敢說此地是希爾頓【失去的地平線】中之香格里拉。但這座古城、山城或者小城，確曾使我有過出世之感覺。每次看到當地人面對生活時的悠閒態度便自然而然的自問，我們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聽起來多麼叫人羨慕！實則我們只是匆匆的趕路者。天天你追我趕，到處排隊、塞車、等候、忙這忙那、頻頻撲撲。身旁的東西一概無閒多看一眼。人生好像參加一次旅行團的旅行，一站一站的過，馬不停蹄地在趕景點。回來後，記得的只是上車落車，按快門，連景也未看清楚又要趕去下一站了。直至忙到腳力、眼力、體力、心力盡失才停下來。孤獨地渡過晚年。我們創建了大都會，卻走不出大都會的桎梏。古城城市小、人口少、要求不高、生活消費低。忙完日常必需之工作後，便與親朋戚友歡聚一堂。時間化在享受平淡的生活多過物質的追求。他們好像沒有太多從來急之事。像海邊的拾貝者，日日躑躅在近6000-7000呎高的鵝卵石窄巷上，聽著平和由遠處傳來的鐘聲。

我不是說，古城什麼都好。它也有與生俱來之“殘疾”。行走在古城的街道上，很容易就發現舊與新之間的不調和。全城之街道都鋪着鵝卵石。街道並不寬敞，有些地方窄得人與的士不能同時經過。最寬的地方也只容兩輛公共巴士貼肩而過。電燈柱無處可豎。既不能豎在行車道上，唯一適當之地方是行人道。行人道已狹窄得只容一人通行了，行人若遇上電燈柱之地方，只好繞道到馬路去。一輛貨車停在路上落貨，大半條街就沒有了。乘搭的士或汽車，就得忍受車輪駛過鵝卵石時所產生的像爆玉米花 (popcorn popping) 之顛簸。

古城是因為“古”而受到墨國和聯合國的保護。也因為“古”而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外藉居民。游客和外藉居民的消費，支撐了古城的三份一以上的開支，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這部份是城內的居民樂意見到而又是必需



的。但城內的居民有多少願意回到400多年前的無自來水、無電和無現在資訊的居住條件？古城本來之設計是根據當年的條件和需要去考量的。當年的交通工具是驢與馬，汽車在建城時仍未發明，城內設計當然不會以現代都市為藍圖。走向現代化就經濟破產，裹足不前就得接受目前無法解決之矛盾。我說它有著與生俱來之“殘疾”就是這一點。

可能與氣候、民族、宗教和反侵略戰爭有關，墨西哥的紀念日與周期性之慶祝和市集非常多。就我在的一星期便碰到 Tuesday Market 和一個有印第安人舞蹈表演之節日：Tuesday Market。原來名稱是Tianguis，一個來自印第安人傳統，有固定墟期之露天市集，面積有三個足球場之大。三月第一個星期五，是Feast of Our Lord of the Conquest。一個場面壯觀，整個市中心地區都人山人海，有音樂，有印第安人舞蹈表演之節日。

Tuesday Market的規模是非常大的。在五顏六色的帳篷下，連想不到的物品都設有攤位擺賣自己的產品和收藏。海鮮、家禽、豬皮乾、蔬菜、熱帶水果、工具、零件、CD、DVD、舊書、衣物、家常用品、鮮榨果汁、墨西哥風味之即食店、樹頭樹根之土藥攤、甚至脫牙攤位……。主要顧客當然是本地或附近地區之居民，但來趁熱鬧的遊客和外籍居民也不少。置身其中，無論是聲音、氣味、色彩、場面與氣氛，都有趁墟之感覺。灣區的Farmers market只有買賣卻少了市集的色彩，規模也無法比較。特別這裏的熱帶瓜果，農場收割或剛從樹上摘下來、未經冷藏、便運來擺賣。鮮甜味香。最難忘的是從市集買回來的番石榴(Guava)不是石榴(Pomegranate)。不但鉤起童年爬樹摘番石榴之回憶，連放幾隻在餐檯上，二樓都變成了香滿樓。



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再回到我喜歡的阿根廷燒烤店，老板見我們再來，而且明天便回家。飯後特別送我們一杯甜酒。這是我喝過最喜歡的甜品。問老板甜酒裏面是什麼？他說這是主廚之秘密。裏面有Baileys和朱古力奶是可以嚐到的，其他還有什麼？份量多少便不得而知。要多叫一杯，便說全賣光了。我想這就是我的 San Miguel 印象。味道很好，卻說不出味道是什麼。

尋夢重到檳城

1957輝社 鄭國輝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舊金山一間小旅館的大堂我和幾位年紀比我大很多的賓客同看電視，小小的熒光幕放出黑白畫面，是二十世紀初英國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 的短篇小說改成的電影，那椰林蕉影的鏡頭奔放著熱浪滾滾。縮在一角的我也被感應，雖在近聖誕的寒夜，胸間頓覺有點灼熱，多麼引人入勝的茂密蒼翠原始叢林啊！突然狂風暴雨，雷行電閃將這寧謐的天堂改變了。像豌豆大的雨點不懈無情地向林木襲擊，原來堅挺的大葉顯得搖搖欲墜。雨中的森林是頂駭人的，幸好這風雨並不堅持着，雨消霧散後，森林透露出曙光，滯留在樹幹間，枝葉上的水珠顯得晶瑩剔透，發射點銀白的光輝。畫面換了，海間的波浪向天湧着。那幽美的海岸線上矗立着一座四層高的白色建築物，沿着海濱是一狹長帶狀的雅緻花園，在草坪上有三位英國人躺在安樂椅上，每人手持雞尾酒一杯，悠閒地淺斟低酌。一位穿純白制服的侍者，一列黑鈕扣從頸至腹，甚為醒目，巡迴反覆地侍候他們。他們沉醉着這世外桃源，不知人間何世。

小旅館大堂內觀眾中有一位退了休的海員對我說：「這是馬來西亞的檳榔嶼呀！」我對檳城的第一次認識，就在這尋常環境中顯得極不尋常。歲月銷磨，影片的故事內容已漸漸從記憶中消逝，但那叢林、暴風雨和英國殖民地的高級官員寫意的生活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和檳城這地名難解難分了。大學畢業後，出社會做事，手頭寬綽點，我曾蒞臨檳城兩次，夢境終於變成真實，這真是令我流連回味的好地方。

檳榔嶼是馬來西亞西北一小島，南北長二十四公里；東西廣十五公里，馬來名Penang是椰子科植物檳榔之意，所以有此名。島在印度洋中，隔馬六甲海峽和蘇門答臘Sumatra遙遙相對，有一條長達十三公里半的大橋和馬來西亞大陸連接。喬木、植被佈滿全島。東北一小角，距離馬來西亞海程最短的，是全島政治和商業中心 George Town，華人稱它為檳城，檳城人口中百分之七十是中國人，他們多通粵語，是馬來西亞十三個行政中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地方。人情味重，旅居此地感到有無限親切。檳榔嶼面積雖不大，但擁有不同的風光，有森林、海岸、農田、種植園、漁村…令人目不暇接，意亂情迷。首府檳城(喬治市)以其寺廟、博物館、富民族風情的街道，保存得很完整的英殖民時代建築，活躍的中華文化，蓬勃的商業，各式美食…作為標誌號召，給旅者終身難忘的回憶。可數有特色的景物實在太多了！例如檳榔嶼西北角林蔭蔽日的國家公園、沿北海岸線的雪白沙灘、雄偉，巍峩的升旗山和山內清幽的避暑勝地、詭異的蛇廟、華麗沿山而建的極樂寺…粗獷帶精緻，豪邁含嫵媚。儘管這四十三年來，我閱歷了世界各地的風情和景物，這令我情有獨鍾的馬來西亞小城仍珍藏在我腦海中寶貴的一角。

本年農曆新年過後，我終於重到闊別多年夢寐難忘的檳城。寄寓在雜誌路上的檳城商貿酒店 Traders Hotel 給我有久別回鄉，備受歡迎的關注。大堂經理是一年約五十歲的印度人，他的名字很長，我只能用最後的音節稱呼他：Deen。當他獲悉我是四十三年後回來的遠客，立即給我一大批旅遊資料，包括地圖、名勝介紹、美食餐館地址、二月份城市雜誌。以後我每從電梯走出來，他的屬下定笑臉迎上，躬敬問安。大堂一角闊大的Islanders餐廳內的侍者對我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我就在這裡享用了四個豐富和精美的早餐，任客人選擇的有中國、西洋、馬來和印度菜式。我想在青年時看到電視上的高級英國殖民地官享用不過如是罷。Deen 還給我一個異常寶貴的服務，安排我翌日早晨會見私人導遊和司機。

整頓行裝，洗去了面上的僕僕風塵，正好是晚餐時間。Deen介紹我到離旅館